

十三經注疏

一百五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萬章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

子曰否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

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

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孟子言天與之者諄諄然

命之乎萬章言天有聲命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

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欲知示之意曰天子能為人於天

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為人於天子不能

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

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

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

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

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天人受

之其事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

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

姓安之民皆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

也天也二十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

也天也二十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

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

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

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

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

訟之謳歌謳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此之謂也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疏萬章曰至此之

此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者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堯帝以天下與舜

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答之堯不與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然則堯有天下也

孰與之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曰天

與之孟子答以為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

又問天與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答之言天不以言語諄諄然命

之也但以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止矣曰以行

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又問以行與事示之者是如之何

也曰天子能薦人至示之而已矣孟子答之言天子者雖能

舉薦人於上天也又不能使上天以與之天下也諸侯者能

舉薦人於天子而不能使天子必與為之諸侯大夫若若能

人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為之大夫往者堯聽薦於

上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我故曰天不言以行與

事示之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如何萬章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與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萬章上

之者即是與之也舜相堯至此之謂也孟子又言舜攝行
事輔相之得二十八年之久非人所能為之也乃天與之也
堯帝既崩死舜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三年喪既畢舜乃
逃避堯之子丹朱而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而來者
不往朝覲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朝覲於舜訟獄有未決斷者
誅堯之子丹朱而吟求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
國履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而居堯帝之宮這
堯之子是則為篡奪者也非謂為天與之也泰誓篇亦云
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亦從我民之所聽是正天
與之人與之之謂也。註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正義
曰案論語堯曰篇有此文書亦有此何晏曰曆數列次地
安國云曆數天道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
謂天道。註河南南夷也。正義曰案裴駰云密縣三馬河
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是知為南夷也所謂中國密縣云
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註泰誓尚書篇。正義曰孔
國傳云泰誓者大會以誓眾也又云天
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已 萬章問曰人

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言隋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

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

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

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

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

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

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

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

民未久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未久故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

莫無也人無所欲為而橫為之者天使為之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

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

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

顛覆後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

自怨自艾於桐廩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

已也復歸于亳

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

義一也

周人曰益伊尹也惟先聖賢之德不

也。正義曰此言言義也仁則四海生心守正不危則賢位

莫繼者出萬章問孟子曰世人言至於禹之代而衰微

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中否孟子答之曰否不然也天

與之賢者則國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耳能

者舜禹與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是崩死禹以三年服喪

葬遂葬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

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是處居也遷徙也居仁

從義自恭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放過以歸伊尹之教訓已故

民之舜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即
崩死益以三年服喪畢益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
觀訟獄謳歌者皆不歸益而歸禹之子啓咸曰我君之子也
無它以其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輔相堯
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之民所以
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承續禹之治而益
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如舜相堯二十有八年禹
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至久所以天下之
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况啓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耶
舜禹益相去年代已久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
入所能為之也人莫之為然而為然者故曰天使然也人莫
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與命者究
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為而無不為故曰天也天之使我有是
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實使之然也祿位器服乃其
所命故也今丹朱商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否是其天也天
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諶命靡
常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
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臣之德然而
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臣之德然而襲父之位
候番劉夜

五疏九下

五

五疏九下

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
之暴虐然後無乃廢滅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
以其時值啓太甲成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
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崩死太子
太丁未立而喪於是太丁弟外丙立外丙即位二年崩外丙
弟仲壬立仲壬即位四年崩太丁子太甲立太甲即位遂顛
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三年太甲乃自悔過而
怨其已惡遂治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
復歸于亳都反天子之位焉周公之不有天下若益之於夏
禹伊尹之於殷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禹殷
湯周武繼父之位其義則一更無二也謂其義則一而無二
者蓋唐與賢夏后殷周與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其為順天則一而已故曰其義則一也云禪者蓋唐虞禪祭
而告傳位故曰禪也○註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
正義曰案史記裴駟註云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
嵩高之北是也○註太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記
文已具在公孫丑篇內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
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註丹朱
商均○正義曰堯舜之子皇甫萬章問曰人有言伊
謚云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

尹以割身以要湯者謂人言伊尹負鼎俎孟子曰否

不然否不伊尹耕必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

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

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

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餽也千駟四千匹湯

使人以幣聘之囁囁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

我豈若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

其賢以玄纁之幣躬往聘之囁囁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湯

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吠畝之中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

吾身親見之哉惟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

使民為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也予夫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

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此忘天下之民匹夫匹

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其言已推而內之溝中其

自在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

救民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

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向舜是亦
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意也
此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我不告而娶守正
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者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
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今
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
子答之曰舜如告父母則不得娶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
倫者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
致怨對於父母也是以舜為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萬章
曰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
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妻於舜而不告舜父母是如之
何也故以此問之妻者以女嫁人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焉
則不得妻也孟子又答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
止之則不得以妻之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
又問孟子言堯之父母使舜完治倉廩舜既登倉廩即捐梯
而下瞽瞍不知已下乃焚廩欲因此以燒殺其舜又使舜深
浚其井舜既浚井即反出之瞽瞍不知已出又欲從而掩之
以溺殺其舜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殺蓋而殺都君者皆我
之功也都君即象攝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
時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遂因
候番劉校

為之都君矣註曰都於也其說亦通又曰牛羊與父母倉廩
與父母干戈留我琴亦留我張亦留我二嫂使治我之床以
為我妻欲與父母分此故先設言為謨蓋都君者咸我績耳
於是家遂往舜之宮遇舜又在床而鼓五絃之琴愕然反
其辭曰我氣閉精思憶君故來此遂怙怙其顏而乃慙耻形
於面容也以其恐舜知已謀其二嫂故也舜曰惟茲民庶汝
其于予治是舜見象素不來至其宮遂見至宮乃曰念此臣
之衆汝其來助我治耳如此故萬章乃問孟子言舜帝不知
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已與故以此好言而答其象也曰奚而
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又言舜何為而不知象謀
殺已也以其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故以好言
答之也曰然則舜偽為喜以悅人者與曰否至奚焉為孟子
又答之曰舜非偽喜以悅人者矣又引以子產有績生魚事
而證之言往者有人饋賜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受之乃使
主池沼之吏曰校人者畜養於池校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
命告於子產曰我始初放之於池則魚尚羸之圍圍然於水
而未遊少頃則洋洋然舒緩搖尾而走趣於深奧子產信之
以為然乃曰此魚是得其所養哉故重言之乃嘆魚之得志
於水甚快然也其校人乃出而與人曰謹謂子產為智者有
知於人予既烹煮而食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子西疏九上

也命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

者乎枉已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聖人之行不同也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胥就也或不去者去焉能澆我也

歸潔於身不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

烹也我聞伊尹以仁義于湯致湯伊訓曰天誅造攻

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祭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

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

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至自亳○正義曰此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不枉

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者萬章問

乎孟子謂世人有言伊尹以負鼎俎割烹之事而干湯有之否

伊尹耕於

有莘之國野而樂行堯舜二帝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

雖祿賜之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雖千四之多

亦其不眴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諸人

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使人以幣帛

之物往聘之伊尹且嚚嚚然自得而曰我何為以湯之幣聘

是為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賦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

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

計曰與我居處有莘之賦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

如使此君成湯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湯之民為堯舜之

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為堯舜之君致民為堯舜

之民哉於是又曰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為先知以覺悟

後知者也是使為先覺悟以覺悟其後覺者也我今亦天民

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樂堯舜仁義之道以覺悟今之

民如非我覺悟之而誰能也孟子於此又言伊尹思念天下

之民雖一匹之夫婦有不被堯舜之恩澤者如已推而內之

於溝壑中也其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後故就湯而

說之以伐夏桀而救人民之厄也我未聞有枉其已身而能

正入者也而况伊尹肯辱已負鼎俎割烹之事以為正天下

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也或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

仕君或去而不胥就或不去以為爾焉能澆我哉但歸潔其

身而不汚已而已矣如是則我所以但聞伊尹以堯舜之道
干說其湯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
篇有云天行誅伐始攻之罪者自桀宮起也湯言我始與伊
尹謀之自亳地也以此詳之則知伊尹非事割烹之汚而要
湯伐桀者也伊尹或遠而不仕謂在有莘之野是也或近而
仕謂湯三聘而往見之是也夫亳適夏所謂或去是也既
有夏復歸于亳所謂或不去是也。註伊尹負鼎俎而干湯
。正義曰案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
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
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等湯
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裝駟云列
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去君專君
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九九品圖畫其形
是也。註有莘國名至人也。正義曰案左傳莊公二十二
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往預曰莘穡地又云魏國今滎陽縣
是也云千駟四千匹案論語孔子云齊景公有馬千駟孔安
國註云千駟四千匹。註伊訓至牧宮。正義曰云伊訓逸
篇之名蓋今之尚書亦有伊訓之篇乃其文則曰造攻自鳴
條朕載自毫孔安國傳云造昔始也鳴條地在安邑之西又
云湯始居亳孔安國云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是則毫帝
侯審獨於
孟既九下
林重校
八
合景臣刊

嚳之都也今云殷都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

即因湯居而言爾 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有人以孔子主於

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 孟孺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

之也 否不也不知是也但好事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

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雝由衛賢大夫孔子以

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

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

無命者也

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阯主司城

子為陳侯周臣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

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

孔子遭阯難不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阯難何為主離疽瘠環者也五聞觀近

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離

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

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疏萬章問曰

是為此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乎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

故孟子辭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孟

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離疽之醫者於齊國主侍人

姓瘠名環者誠有諸此乎否孟子曰否至何以為孔子孟子

答之曰否言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此言也夫孔

子於衛主顏繻由離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

侯者劉松三豎牛 林重校 九 余景莊

是兄弟也彌子瑕乃謂子路曰孔子如王於我則衛之卿孔

子可得也子路以此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以其得

與不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辭遜之心

退以義而有羞惡之心其得用與不得用則曰有命如為主

於離疽與侍人瘠環者是無義無命者也是孔子所不為也

然則孔子於衛主顏繻由者以其義也於衛不主彌子瑕以其

有命也以義則得其宜也以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然而

孔子又嘗不悅於魯衛二國遂之宋國是時宋國司馬桓魋

將要求孔子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

子是遭其阯不得已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為陳侯周之臣

孟子於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所為主者如

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離疽與侍人瘠環二人但卑

度之臣耳為凡人也可得為之孔子今以司城貞子之行不

可得而詳由其諡而推之則司城貞子亦為守正之臣者也

非離疽瘠環之比也然則孔子當阯不得已而主之者尚且

如是况離疽瘠環者孰謂孔子肯主之乎蓋司城者今以宋

六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其

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持宋有之者

按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寇

遂廢為司城也。註離疽之醫瘠瘠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

注離疽之醫瘠瘠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

注離疽之醫瘠瘠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

注離疽之醫瘠瘠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

注離疽之醫瘠瘠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

注離疽之醫瘠瘠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

注離疽之醫瘠瘠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

未詳其人但以經文推之亦誠然也。○註顏辭由至靈公。○正義曰案孔子世家史記云孔子自魯適齊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是則顏辭由即濁鄒也。為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彌子欲衛侯一酒社頭云彌子彌子暇也是其有幸於衛靈公者也。○註曹宋桓魋之故至陳侯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在雖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至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誤。○陳侯周懷公之子也今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為潘公又案潘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潘公是為懷公之子潘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伐殺潘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然則孔子潘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潘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注於司城是為潘公之臣矣今孟子子乃云為陳侯周臣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

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為設此言也百里奚秦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

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

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

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

乎

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千人君之為汙是為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

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人自鬻於汙

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萬章問曰至賢者不肯為也况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

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為正者也萬章問曰至信乎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

百里奚自賣五羖羊之皮於秦為人養牛以此而干秦繆公為之相今信乃為實然乎否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為之

乎孟子答之以為否不信然也百里奚虞國之大夫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借道於虞以伐虢國虞之大夫

宮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也百里奚不諫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干秦繆公之為有汙辱也苟如是不

知以食牛為汙辱可謂為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知虞公為君不可得而諫故不諫可謂為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為智者也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之不

候番劉校 孟疏下 鄉林重校 十一 張尾即

智也時得舉用於秦國百里奚知秦繆公可與有行其道也遂輔相之可謂不智乎言可謂之智者矣及輔相秦繆公而

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世不為賢者而能如是乎言百里奚真賢者乃能如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

自賣而汙辱其身乃為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亦不肯為自鬻以汙身今乃謂百里奚為真賢者而肯為

乎言百里奚不肯為是也蓋宮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云虞之忠臣也註五羖羊皮正義曰說文云羖夏羊牡曰羖

羊也註垂棘至晉道正義曰左傳魯僖公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曰荀

息荀淑也屈產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匹馬曰乘史記云百里奚者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勝於秦百

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

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是其事矣又僖公五年云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

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是也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

謂也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冬十二月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

大夫井伯以滕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
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此孟子所以據且云焉

平定縣志疏解經卷第九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一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它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叙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授之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合則去亦不淹以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棄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

小三十一 孟充一上

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

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孟子反覆蓋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祈誦述至於數四蓋其

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也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

人

人

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

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孔子

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

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

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浙責米也不及於此也

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

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

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

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

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者之有殺

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

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撓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

者聖之事也智者智理物智譬則巧也聖譬則

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亦

爾力也智者智理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借力

幾而不可及也人射遠而三爾努力也其中疏孟子曰伯

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疏孟子曰伯

力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

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立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文異

者也孟子曰伯夷曰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察其身不

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察其身不

欲以亂色留於明歲擊留於聽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
有立其剛志也聞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節彼而為寬博變
淺薄而為醇厚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言孔子之去齊急
速但清米不及炊而即行以苴避惡故如是也去魯國則曰
遲遲而不忍行去此為去父母國之道也所謂父母國者孔
子所生於魯國故為父母之國也大抵孔子量時商變其去
國可以速則速故於齊不待炊而行也可以久而不去則久
之故於魯國所以遲遲吾行也
仕也凡如此者故曰孔子如是也孟子曰至非爾方也孟子
又曰伯夷之行爲聖人之清者也其不以物汚其己而成
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爲聖人之任者也其樂於自爲而
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抑下惠之行爲聖人之和者也其不
是以其所行之行惟時適變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
則和也蓋集大成即集伯夷伊尹下惠三聖之道是爲大成
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一
於清也佛時召而欲往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一於任也

五充一

三

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下惠一
於和也然則伯夷伊尹下惠是皆止於一篇未得其大全也
而孟子亦皆取之爲聖者蓋伯夷伊尹下惠各承其時之大
弊不得方伯夷之時天下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而
成者方伊尹之時天下多進而寡退而伊尹所以如是而爲
天下爲已任方下惠之時天下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
如是而身而方下惠之時天下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
夷之弊而救之同眾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下惠承
伊尹下惠救時弊如此可謂爲聖者耶雖然孟子謂伯夷三
聖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也言伯夷但聖之清者也以其
清而和之矣伊尹但聖之任者也以其任之清者也以其任
但聖之清者也伊尹但聖之任者也以其任之清者也以其
時爲言以謂時然則無不可故謂之集其大成也言集
止於一偏而已故孟子於下故取金聲玉振而前之也言集
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者是其始條理也言集
聲始則隆而終則殺者也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
而不能和而下惠能而和而不能清者也玉振之者是其終
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者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
和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以其孔子能清能任能

章下

聲之隆而能清能任能和其終且如玉振無隆殺又能清而
且任任而且和而且清有始有終如一者也然則孟子於
此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喻歸于孔子是其宜也然而始
條理者是為智者之事也終條理者是為聖人之事也以智
者而譬言之則若人之有巧也以聖人而譬言之則若人之有力
也如射於百步之外為遠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有力也
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伯夷伊尹
下惠但如射於百步之外能至而不能中孔子於射能至又
能中者也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而能至能中者又備其善
者也能清能任能和是聖人之善者也能時是備其聖人之
善者也此一段則孟子揔意而解其始終條理也而始終條
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
者耳蓋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
註夏姬鄭聲○正義曰云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夏徵舒之
母陳大夫世叔之妻三為王后二為夫人納之者無不迷惑
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共通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
公及申公蓋將夏姬來奔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凡此
是也云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註伯夷清伊尹任柳下
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則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
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
候番劉棻

孟疏十一上

四

集卷七

祿也如之何

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

孟子曰其

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

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也畧罷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

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

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

位凡六等

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天子之制地方千

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凡

四等士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天

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

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采地之制六國地方百里君十卿

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二

之也中士下士轉相倍無人在官者未命為次國地方

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為次國大夫祿石小國地

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為小國大夫祿耕者

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養其士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獲得也一夫一婦田

養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

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什史

除吏疏比官至為差〇正義曰此章言聖人制祿上下等

略其官其大綱以答山宮錡之問也此宮錡問曰周定班

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嘗聞其略也

者孟子答之謂其詳悉則不可得而聞諸侯放恣情惡其法

康有妨於已之所為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軻也
且嘗聞得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此皆孟子言周室班爵
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為
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侯於外以
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
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地任安也而其德足以
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
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
所以與天子同且班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足
以正與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
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三道焉
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
自國君所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皆孟子所謂班也三
之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士地之等
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不方千里則無
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用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廣
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
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是一
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端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
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備則謂之附
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
此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
伯七命子男五命大夫三命元士二命其地之制也周禮上公
九命侯七命之地上士三命則元士者即上士也蓋以六命
國云王之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所受之地而
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所受之地而
視七命之伯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
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
侯之國是為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至而國君之祿則十
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為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如所君之祿
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為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如
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士之祿是為居於大夫二分之
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為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者蓋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為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
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者蓋
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為無庸也而祿足以代其耕矣次國是
地才上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伯大夫士之
為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
祿相遠倍差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

康有妨於已之所為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軻也
且嘗聞得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此皆孟子言周室班爵
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為
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侯於外以
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
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地任安也而其德足以
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
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
所以與天子同且班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足
以正與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
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三道焉
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
自國君所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皆孟子所謂班也三
之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士地之等
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不方千里則無
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用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廣
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
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是一
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端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
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備則謂之附
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
此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
伯七命子男五命大夫三命元士二命其地之制也周禮上公
九命侯七命之地上士三命則元士者即上士也蓋以六命
國云王之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所受之地而
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所受之地而
視七命之伯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
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
侯之國是為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至而國君之祿則十
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為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如所君之祿
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為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如
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士之祿是為居於大夫二分之
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為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者蓋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為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
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者蓋
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為無庸也而祿足以代其耕矣次國是
地才上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伯大夫士之
為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
祿相遠倍差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一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
者是為小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
祿足以代其耕亦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
天食九人上食八人中食七人中食六人下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蓋耕者所得一夫一婦佃田百
畝而百畝之田加以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之穀足以食
養其九口上次則食八人中食六人中食六人下食六人下食土
人其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中下之次有
此五等矣若今之斗食佐史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
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
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无六等殆與孟子不合者蓋以
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王制云公侯
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
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而孟子不言田而言地者蓋祿以田為
主王制王於分田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
為主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
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
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視不同
者亦以周制與夏商之制不同也孟子所以不言天子之公
受地視侯而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至卑
小九百九十八 孟克一

以見尊之意也此又孟子所云班臣之祿也○註詳悉也
則其合也○正義曰云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
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錄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
之故使不復有也者蓋自列國之後先王之法浸壞上無道
撥下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并小而齊魯之始
封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
侯所以惡其籍害已而去司錄之職也是時周室班爵祿之
道孟子所以不得聞其詳特以大略而答此宮錡之問也云
今考王制則合也者蓋自王制推之亦有不合者矣已說於
前○註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義曰
周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為伯鄭氏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
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是也○註凡此四等
土地之等差也至曰附庸○正義曰云天子封畿千里諸侯
方百里象雷震者也者按周易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迺是也王制
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至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氏云象日
月之大亦取略同也天子方千里此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
元士自公侯百里至子男五十里鄭氏註云星辰之大小也
附庸者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

二十七人小國二鄉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人然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制爾故三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是六國之制如此也自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成爲宮是小國之制如此也大抵上綦於大國下綦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其祿雖多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鄉之祿而已自鄉以下至於士其祿各相殺以一此鄉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一次國大夫居鄉祿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二分之二也其間王制周官與孟子雖有不合者亦於前言其大槩也○註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至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正義曰古者制民之產以六天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耕者之所得所以夫受田百畝也王制云農夫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鄭氏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八不同其說是矣然孟子言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下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言之所以有三等孟子王制論所以食人之衆寡此所

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者蓋上農夫凡以食九人而其家七人者亦得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自七人以下則不得以受上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其多寡之數一萬章問曰敢問

友之問朋友也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

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長年長貴貴

有富貴者不挾是乃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

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

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

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獻子魯鄉孟氏也有

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

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

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

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

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

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

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

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不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

食糲食也入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

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

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

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舜尚見帝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食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尚上也舜在畝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

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一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

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尊賢貴尊賢

其義一也下敬上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疏萬章問曰至其

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

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為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友者是萬

章問孟子為朋友之道如何也孟子曰至挾也孟子答之以

謂不挾戴年長又不挾戴其貴勢抑又不挾戴其元榮有富

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挾戴其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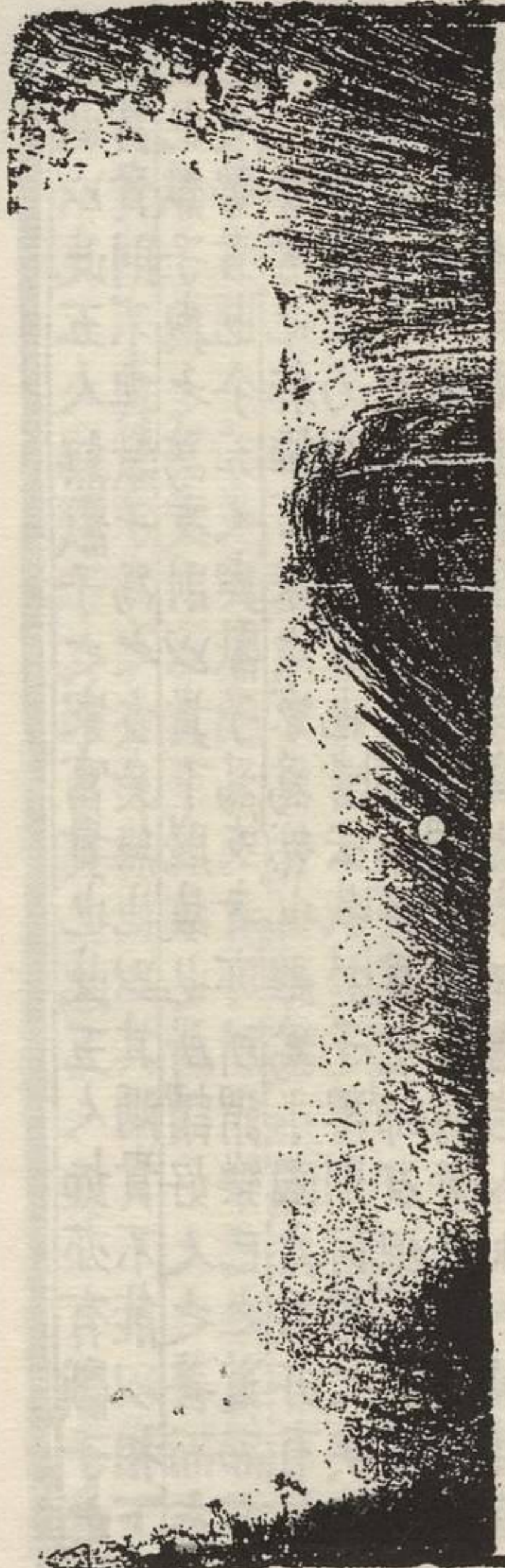
友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孟子又言孟獻子

魯卿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友五人焉其二人曰樂正

襄牧仲其三人則我忘其姓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

友也以此五人無獻子之家富貴也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
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為之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
故也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樂已之道而忘
己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為友者亦所謂樂已之道而忘
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為小國之君亦有如
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
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自則不足為之師友但事我者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矣晉平公
者乃大國之君也嘗往於亥唐之家亥唐言入則入其門言
坐則坐言食則食雖蔬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蓋為不
敢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公弗能與之共
天位也又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不與食其天祿也巨職
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授於人也故云國君
之位必曰天位云職必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曰言平公以
身禮下之是士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夫
其王公大人尊賢則當與共天位也不當以身禮下之也夫
舜於往日上見於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官亦就副官而
饗舜所設更為之賓主然卒禪其天位此天子之友其匹夫
也云匹夫者蓋舜不則耕於歷山但則飲之賤者也故云匹
夫云甥者蓋堯為舜之外舅堯所以謂舜為甥也且用下敬
上如舜之上見於堯故欽堯為友是謂貴其費用二敬下如
堯館于貳室故欽舜而與之為友是謂尊其賢貴其尊賢禮
皆所尚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獻子有五人者乎然亦名
簡子云魯子獻子有闕臣五人豈謂此五人者乎然亦名字
則未之詳○註妻父曰外舅○
正義曰此蓋案禮記而云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萬章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為可也

孟子

曰恭也

當執恭敬為心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

萬章問卻不受

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

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孟子曰

賜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曰請無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無受

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矣

孟子言其來交求已以道理其接待三百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其可受之也

萬章曰

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

以禮斯可受禦與

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運來交接已斯可受乎

曰

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罔不

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

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

康叔封越干皆於也移於人取於貨閱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禮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

於今為烈明法加之何受其餽也曰今之諸侯取之

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

問何說也

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獲而強求備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

此說也君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

討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

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

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

其賜乎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與作將比地

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

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

竊取之者為盜充類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盡盡耳未

為盜也諸侯本當從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魯孔

子隨魯人之儀節備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

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

猶可為况受其賜而不可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

問孔子之仕非曰事道也孟子曰孔子所仕事道奚獵

登事行其道與曰事道也者欲事行其道

萬章曰孔子從事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較也道如何可備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曰孔子仕於魯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簿正之器要珍食難常有之絕則為不敬故備較以祭也

曰奚不去也萬章曰孔子不得曰為之兆也兆是

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土台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

淹也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

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

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孔子有見行可

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

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

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

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

萬章下

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華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故宿留以答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

也距不合則去亦不庵久蓋仲尼行止之節者也萬章問曰

敢問交際何心也萬章問孟子曰但當執恭敬之心也曰卻之

接也孟子曰恭也孟子答之曰但當執恭敬之心也曰卻之

卻之為不恭何哉萬章又問孟子言卻去之卻去之而不受

是為不恭敬然也何哉者是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

之者義乎至故弗卻也孟子又答之言尊長賜已已乃問之

曰其所取此物寧以義取之乎不以義取之乎乃方受之

此是為不恭敬也但當受之不當問專長所取不義則卻亦

之也謂宜受之故不可卻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至不可乎

萬章又問曰如尊長賜已之物其所以辭無以辭卻之至不

言不義之辭卻之但以已心卻去而不受為取民之不義也

然後飾以他辭而不受不可乎故以此問孟子曰其交也以

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又答之曰其以物來交

已以道理其接待於已亦以禮度此孔子受之矣其如以此

交接則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至斯可以

受禦與萬章又問曰假使今有人以兵禦人於國門之外者

而奪得其貨物其來交已也以道理交之其雖賜已也亦以

孟子又答之誠可以受禦奪之物與曰不可至如之何其受之

而取于貨皆然強暴為不畏死者雖凡之眾民無有不惡惡

之也如此者是不可不待教而後誅殺之者也言即殺之更不

必待其教命之後也如若受夏之天下周受國之天下所

不辭也無任以其夏桀紂紂無道義當代之而受其天下也

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人而受物於人為之暴烈

如之何可受之言不可受先之錮也曰今之諸侯至敢問何

也萬章又曰今之諸侯我稅於民不以其道亦如禦人而奪

貨者也苟善其禮以交接之斯君子且受之敢問何謂也曰

子以為有王者作至而光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曰子今

以為後如有王者與作將此今之諸侯無道而盡誅之乎其

疏

萬章問曰

至公養之

不忍

萬章問曰

何心而交

曰卻之

卻去之

而不受

曰其所取

之者義乎

至故弗卻

也孟子又

答之言尊

長賜已已

乃問之

曰其所取

此物寧以

義取之乎

不以義取

之乎乃方

受之此是

為不恭敬

也但當受

之不當問

專長所取

不義則卻

亦之也謂

宜受之故

不可卻去

也曰請無

萬章下

之仕於魯國魯國之人田獵較奪禽獸孔子亦田獵較奪其禽獸然而獵較而孔子猶尚可為而况受其賜而乃為不可也言此者但有道禮以交接則可受而不可辭卻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是孔子之為仕也非欲事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答之以為孔子之仕是欲行其道也事道與獵較也萬章又問曰孔子既以欲行其道何以田獵較奪禽獸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獵較者以其孔子仕於衰世不可以卒暴更變故先且即簿書而正宗廟之祭器既欲正其祭器又不以四方之珍食供簿正祭器所以獵較而供簿正耳然而孔子必以獵較禽獸而供簿正祭器且不以四方之珍食者但為四方珍食難常有之恐後人無珍食以供之故又絕其祭之禮所以如此也曰奚不去也萬章又問曰言孔子既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更變以行其道何為而不去而莫仕也曰為之兆也至淹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去而莫仕也曰為之兆也至淹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孔子獵較為非既足以行之矣而君乃不行之者孔子然後去之也如此是以孔子歷聘未嘗有於一國得終三年淹留而不去也是其時君不行孔子之兆故也如得行其兆孔子遂大行其道以輔佐其君雖留而弗去可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番列校

孟子

四

江九書

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又因而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如於魯卿季桓子再三時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于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郊如致燔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又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凡此是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也以其見既行之後乃且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孰謂非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乎於衛靈公是際可之仕也今按世家又云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伐蒲之事後又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此是孔子有際可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也又孰謂非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孝公為公養之仕者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魯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諸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故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

公即仕之二十八年也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年衛
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註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
成王封康叔○正義曰案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
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
叔封字也云殺越人于貨督不畏死比民罔弗慙註云殺人
願越人於是取貨利督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
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下也於也○註諸侯滅國五十
○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已在滕文公之篇說焉○註魯
卿季桓子乘國之政至答之○正義曰左傳定公五年夏季
平子卒桓子嗣立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衛孝公養賢者之禮
養孔子不
知何據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

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也任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

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為貧者辭尊居卑辭

富居貧為貧之仕當讓高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

乎宜乎抱關擊柝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

當而已矣嘗為棄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

也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債倉庾之吏也不失會

計當直其多少而已棄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

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

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攝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

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孟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

子祿仕者不取大位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

道則聖人居東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孟子

曰仕非為貧至道不行恥也子言為仕者志在欲行其道

以濟生民非為家貧乏財故為仕也然而家貧親老而仕者

亦有時而為貧也娶妻志在為繼嗣以傳業非為其欲奉養

其已故娶妻也然而有以親執釜爨不擇妻而娶者是娶妻

亦有時乎為養也然以孟子於此乃言娶妻之謂者蓋妻亦

臣之喻故因言為仕而帶言之也所以於下又不復叙之而

獨繼之以為貧而言也言為貧者不苟貪但免朝不食夕不

食飢餓不能出門口足矣高爵非所慕也故辭其尊而處
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以其爵有尊卑
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又以貧言之非所謂家貧
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
貧是安所而宜之乎言抱關擊柝者是也抱關擊柝之職乃
監門守禦之吏也擊柝者所以擊關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
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引孔子
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為委吏以掌倉廩又嘗為
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為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多
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
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是皆但為稱職耳孟子於
此遂因言之曰如位處卑而言在高位者是卑之極也如立
乎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辱也孔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取也皆此之謂也○註
親老而仕至娶者○正義曰傳云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
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是其意歟○註傳曰魯擊柝聞
於邾○正義曰已說在叙篇○註孔子至道也○正義曰窳
孔子出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史而料量平嘗為司職
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是其事也云詩云
被苗者葭註云苗出也葭蘆也箋云言蘆之始出者

卷之七十六之三十五

五車元十下

六

中

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託寄也謂若寄公食

孟

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

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

萬

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士窮而無祿君餽

曰受

之受之何義也

萬章曰受

曰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

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

曰周之則受賜之

則不受何也

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

禮賜橫

曰不敢也

孟子曰士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萬

問何為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

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孟子曰有職事者可

萬章下

以不任職事而空受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

乎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

之於公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

標法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臣蓋自具臺無餽也

孟子曰魯穆公時專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道

妙不悅也於卒者未後復來時也標法也應使老出大門之

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臣蓋自具臺無餽也

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

使令者傳曰饋臣臺從是之後悅賢不能舉又不能

養也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

謂養矣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

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

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

道也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

君命者欲使賢者不吝以教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

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須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

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

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堯之於舜如是

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疏萬章曰至尊賢者也○正義曰

止篇上位直即位也此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

之於次不舉養賢惡者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

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至非禮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不敢也如諸侯失去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去國不得繼世而託食祿於諸侯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以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於諸侯有賓道焉士之於諸侯則臣道也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萬章又問孟子士既窮而無祿如國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萬章曰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問文之是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孟子又答云君之於民固當謂國君周之則受之也君所賜則不受是如之何曰不敢也孟子又答之以為是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又以此問之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答之曰抱關擊柝為監門之吏者是皆有常職事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是無常職事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為不恭故不敢受也以其受與不受持在義之而已曰君餽之則受之不知可以常繼乎萬章又問以謂國君餽之以粟財可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乎萬章曰餽之與曰繆公之於子思至可謂悅賢者乎孟子又答之言魯繆公尊於子思數數問之而又數數餽其肉子思以

侯審劉校

孟疏上下

鄉林重校

八

蔡真

君命如是之煩故憤而不喜悅於卒末後復來餽之時子思乃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嚮北稽首再拜辭之而不受曰至今而後乃知魯君以犬馬畜養其臣也及曾子自稱其名也蓋自子思如是辭之之後僕臣豈從此不持餽來也孟子於此又因而譏繆公既能悅其子思之賢而不能舉而用之又不能以保養之可謂為能悅賢者乎言不可為悅賢之君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賢如之何可以謂之養也曰以君命將之至王公之尊賢者也孟子答之以為始以君命賜行禮拜而受之其後倉庾之吏繼其粟將盡又送餽之厨宰之人繼送其肉而不絕又不以君命欲使賢者不答以敬以是為優其養所以非繆公以為為昂肉使已數數拜而僕僕然也僕僕即煩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賢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乃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女者以女嫁人謂之女也又自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畝畝側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則為王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譏繆公不能舉用子思徒使昂肉有迫子思之煩猥也抑又所以救時之弊者焉○註託寄也謂若寄公○正義曰案禮記大喪服云君之喪未斂為寄公者是不復說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

義也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

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無人庶人不傳實為

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方謂之

齊之臣莽亦草也庶衆也庶衆之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節執維也末為臣則不敢見之禮也萬草

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

見之何也庶人所以使給役事則往供也曰往役義也

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孟子曰庶

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也也曰為其多聞

也為其賢也萬章曰君以是為見之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

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

而召之也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縵公巫見於一忠曰

古千乘之國以友之何如子思不悅曰去之人有

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呂也何敢與君又也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而我有之乎樂之君求與

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魚父曰公欲有子思

古人曰且賢人當事之豈云少之邪且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况也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立乘將殺之志

士不志在溝壑勇士不志喪其元孔子云取焉

取非其招不住也已於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上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可召之

問招虞人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當何用也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
困章曰旂旃旌有鈴者旌註旄首者者以大夫之招招

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
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庶人乎以貴者之招招賤人

賤人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庶人乎以貴者之招招賤人
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欲見賢人而不以
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我路也禮門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欲入之入而閉也
閉如閉禮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砥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

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
非與侯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曰孔子當仕有官職

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
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疏萬章曰至召之也

之不見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見諸侯其義謂何孟
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至禮也孟子答之以謂凡在都邑謂

庶之人如衆庶之人未得傳質為臣者故不敢就見於君也
以其無禮也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出子執纁孤執
圭附庸之君執黃錡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為贄也

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於君召之給役則庶人往就其役事
今君欲見召之乃不往者是如之何也萬章見齊王召孟子
孟子不往所以有是問之曰往彼義也往見不義也孟子答
之曰庶人往應其役是其義當往也以其庶人於君其法當
為之役故也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以其庶人非臣也義不

萬章曰庶人於君召之給役則庶人往就其役事

當往見君故也且君之欲見之也者何為也哉孟子又以此
問萬章言且國君所欲見之者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
其賢也萬章若之曰君之所以欲見之者是其多聞又為其
賢有德也曰為其多聞也至而召之也孟子又曰如是為其
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不召其師而况諸侯可召而見之
乎如是賢為有其德也則我未曾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
之也繆公數數見於子思至不往也孟子又引繆公而證之言魯
繆公數數見於子思乃曰古者千乘之國君以友其士何如
子思遂愠而不喜曰古之人有言曰見賢人則當事矣豈嘗
云友之乎然而子思所以不悅者其意豈不謂以位推之則
子思是為君尊矣而我則臣下也何敢與君為之友友也則有
德論之則子思事我為子之師也矣可以與我為友是則千乘
之國君求賢者與之為友而尚且不可得也而况諸侯於今
可召賢者而見之乎齊景公至不往也說於上篇矣此更不
云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見孟子言齊景公招虞人之事
遂因問之曰招虞人當用何物而招之曰以皮弁而招之也
至賢人乎孟子以答之曰招虞人當以皮弁而招之也庶人
則以通帛招之士以旂大夫以旌如以大夫之旌招虞人庶
人雖死亦且不敢往應其招也以其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
豈敢往而應之哉而况以不賢之招而招賢人乎不賢之招

孟流十下

十一

即不以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人所視孟子又
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是若欲人入其門而反
閉其門也如此尚何可得而見之乎夫義是若若路也禮若門
也惟君子之人能由行此義之路出入此禮之門上今乃反
塞其義路而閉其禮門使君子何由而出哉此孟子亦即
此謂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乃欲召之則賢尚可得而見邪
而小雅大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箭之直也君子
亦所常履行此平直之道而為小人所常視而則法之矣然
以此證之者蓋謂賢人所以不往見於諸侯者是所守以義
而為衆人所若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
孔子非與萬章又問孟子以謂孔子常於君命召則不敢坐
待駕而後行如此則孔子誠為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
以其官召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
其當於為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為非耶
○註質執維之篇○正義曰已說於前矣○註孟子曰至首
者○正義曰案士冠禮註云皮弁以白鹿為之象舊禮圖云
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
以田故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為旂通帛為旒折羽為
旌折註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折羽皆五采繫之於
旒旌之上所謂註旒於首是也○註詩小雅至善道也○正

章下

義曰此詩蓋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大東註云如砥真財予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効復而行之其如砥矢之平直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也○命召不侯駕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宰以其有官職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此乃國風東方未明之章文也箋云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也云伊尹三聘而後就湯孟子云湯三使往聘之是亦又也云沮溺耦耕接輿伴狂按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鄭註云長沮桀溺隱者也相廣五寸二耜為耦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蓋楚狂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趙註引而證其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鄉一鄉之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為疇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

侯審劉校

孟疏下

十一

葉金刊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

友也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

疏孟子至尚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茂者也孟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孟子謂萬章

章言一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斯亦一鄉之善士者也一國之中有其善士所友者亦一國之善士者也天下於四海之內有其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者也如友天下之善士者為未足以極其善道則又上論古之人而頌歌其詩者讀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可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可友也抑又當論其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乃是尚友之道也孟子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尚友也孔子云無友不如己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與

齊宣王問鄉孟子曰王何鄉之問也王問何鄉也

曰鄉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鄉有異姓之鄉

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鄉謂內外親
族也異姓之鄉謂有德命為王卿也
王曰請問貴戚之

卿問貴戚之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

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鄉反覆諫君君不聽王勃然變

乎色王聞此言愠怒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

敢不以正對臣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王色定然後

請問異姓之鄉王意解顏色定後曰君有過則

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鄉諫君不從

之他疏齊宣至則去○正義曰此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

國也謂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宣王見孟子以為問何卿故

問之曰然是卿有不同而異之乎曰不同有貴戚之鄉有異

姓之鄉孟子又答之曰卿不同也以其有貴戚內外親族之

候番刘校 孟疏十下 士

卿有異姓有貴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鄉宣王又問貴戚

之卿是如之何也曰君有過謬則諫諱以至反覆數諫君不

聽從則欲更易君位更立其君者也王勃然變乎色宣王聞

此言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

不敢不以正對孟子又曰王勿怪異我之言也王之所以問

臣見孟子此言顏色遂解而心且安定故無驚恐然後又問

其異姓之鄉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又答之曰國君有過謬則諫諱之以至反覆數諫而不

聽從則去而之他國者是也如紂之無道微子比干諫之而

不聽一則雖為之見剖一則抱祭器而從周伊尹發於有莘

之野而為殷湯與治天下蓋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告齊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孫奭疏

趙氏註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

衛仁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

疏

正義曰此篇首論告子言性所以次於萬章問孝之篇者以其為孝之道其本在性也故此篇首以告子之言

性遂為篇題次於萬章不亦宜乎此篇凡三十六章趙氏分之以成上下卷此卷凡二十章而已一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二章言人之欲善由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三章言人之性與善俱生四章言明仁義由內以曉告子五章言公都告子受命然後乃理六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蘊其七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變不齊雨露使然也八章言秉心特正使邪不下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無仁九章言奔為小教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若竭其道何由習哉十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十一章言由路

求心為得其本十二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十三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德木十四章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良思禮十五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十六章言古人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特也得人弃天道之忌也或以招之小人事也十七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十八章言為仁不至不求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其終為亡矣十九章言功毀幾成人在圓終五穀不熟莫理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二十章言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人由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其餘十六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註告子者姓至篇題○正義曰云告子名不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為告子姓告名不害以浩生為字趙註又云浩生姓名不害又為二人其它經傳未詳其人云論語子罕言合蓋論語第九篇首二也○其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柤棿也以人性為仁

義猶以杞柳為柤棿

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為柤棿也杞柳拒

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

告子上

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我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桮棬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桮棬乎言必殘賊也

如將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

仁義與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傷殘傷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以吉子轉性為仁義若

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疏告子至言夫正義曰此章言

必子之言夫蓋莫辨也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告子曰至為桮棬言子言

人之性譬若杞柳義若桮棬也以人之性為其仁義之道若

以杞柳之木為之桮棬也杞柳也柳少楊也桮棬也棬

器之似屈轉木作也以其杞柳可以揉而作棬也區子曰

能順杞柳之性為桮棬乎必子之言夫孟子乃拂之曰子

能順杞柳之木性以為桮棬乎以其將以斤斧殘賊其杞柳

然後為之桮棬也如將斤斧殘賊杞柳而以為之桮棬是亦

將殘賊人之形軀然後以為仁義與且驅率天下之人而殘

禍仁義之道者是亦必子之此言也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

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比之桮棬以杞柳為之也○註杞

柳拒柳至素正義曰案說文云杞柳杞柳少楊也桮棬也

基文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

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

之無分於東西也湍水○也謂湍水湍擊水也言子以

本善不善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

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

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

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曰水誠無分

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
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
額額也人用手跳水可使過額敷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
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
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 **疏** 告子至是也。正義曰此章言
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疏** 入之欲善猶水好下迨勢激躍
失其素直是以守正性為君子隨曲折為小人者也告子曰
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言人之性猶紫迴之水也湍圍
紫迴之勢也紫迴之水夫之使流於東方則東流之使之流
西方則西流之而人之性無分於為善為不善也如紫迴之
之水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至是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
東西上下乎言有分於東西上下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
下也人無有性之不善者水無有不就下者今夫水之勢湍
而叫之可使過額而行之可令上山如此豈水性如是哉
是其勢如是也人之性所以可使為不善者亦若此水之勢
也以其人之性不善乃利慾而誘迫之也亦猶歲其水之謂
也。註湍者圍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瀾水又云瀾水流
沙上也。今謂紫迴之水者然其水流沙上紫迴之勢湍湍然
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凡物生同類 **孟子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猶見白物皆謂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 **孟子**
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 **曰然** 告子曰然 **誠然**
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曰然** 以爲同也 **然**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 言大之
所欲牛之性言 **疏** 告子曰生之至性歟正義曰此章言物
與人同所欲乎 **疏** 維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
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
以其爲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孟子見告
子以爲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如凡
物之白也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爲誠如是也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亦如白玉之白
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
故以此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
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
然告子不知爲有異故亦以爲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 曰又如是則犬之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 **孟子**
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 **曰然** 告子曰然 **誠然**
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曰然** 以爲同也 **然**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 言大之
所欲牛之性言 **疏** 告子曰生之至性歟正義曰此章言物
與人同所欲乎 **疏** 維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
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
以其爲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孟子見告
子以爲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如凡
物之白也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爲誠如是也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亦如白玉之白
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
故以此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
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
然告子不知爲有異故亦以爲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 曰又如是則犬之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 **孟子**
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 **曰然** 告子曰然 **誠然**
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曰然** 以爲同也 **然**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 言大之
所欲牛之性言 **疏** 告子曰生之至性歟正義曰此章言物
與人同所欲乎 **疏** 維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
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
以其爲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孟子見告
子以爲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如凡
物之白也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爲誠如是也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亦如白玉之白
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
故以此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
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
然告子不知爲有異故亦以爲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 曰又如是則犬之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 **孟子**
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 **曰然** 告子曰然 **誠然**
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曰然** 以爲同也 **然**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 言大之
所欲牛之性言 **疏** 告子曰生之至性歟正義曰此章言物
與人同所欲乎 **疏** 維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
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
以其爲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孟子見告
子以爲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如凡
物之白也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爲誠如是也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亦如白玉之白
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
故以此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
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
然告子不知爲有異故亦以爲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 曰又如是則犬之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 **孟子**
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 **曰然** 告子曰然 **誠然**
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曰然** 以爲同也 **然**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 言大之
所欲牛之性言 **疏** 告子曰生之至性歟正義曰此章言物
與人同所欲乎 **疏** 維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
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
以其爲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孟子見告
子以爲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如凡
物之白也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爲誠如是也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亦如白玉之白
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
故以此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
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
然告子不知爲有異故亦以爲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 曰又如是則犬之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 **孟子**
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 **曰然** 告子曰然 **誠然**
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曰然** 以爲同也 **然**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 言大之
所欲牛之性言 **疏** 告子曰生之至性歟正義曰此章言物
與人同所欲乎 **疏** 維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
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
以其爲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孟子見告
子以爲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如凡
物之白也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爲誠如是也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亦如白玉之白
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
故以此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
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
然告子不知爲有異故亦以爲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 曰又如是則犬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亦猶人之性與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
大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夫入受
天地之中萬物俱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所生也
故其性能柔能剛是為不同者告子不知但知其廢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

也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孟子曰何以謂仁

內義外也孟子怪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

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

外也告子言見彼人年長天故我長敬之長曰異於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

長之者義乎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

孟子流十一上

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為外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

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

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

也告子曰愛從已則已心悅故謂之曰者且秦人之多

無以異於老且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

多亦有外歟孟子曰者多同善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

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者多之疏告子曰食色至亦有外

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疏告子曰食色至亦有外

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疏告子之

惑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

子言人之嗜其甘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仁在我為內非
自外而入者也義在彼非在我故為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
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為仁內義外故問之曰何
以謂仁內義外曰彼長而我長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言彼

告子上

人之年老而我從而敬長之非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而我從而白之是從其白於外也我故謂義為在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色白也異於彼白而我白之也於白馬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老乎以其是則有異也蓋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者彼白而我白之耳我何容心於其間哉固無異也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有欽不欽之心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人之長者有欽長馬之長者無欽是則長者有義乎曰吾弟乎故問之曰曰謂長者為有義乎長之者為有義乎曰吾弟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又謂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弟則我不愛是愛以我為悅者也愛主仁故謂仁為內也敬長楚人之長者亦敬長吾之長者是以長為悅者也長主義故謂義為外也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至亦有外

吾之炙為物耳則亦有如是也然則好炙亦有外歟且孟子所以排之以此者蓋謂仁義皆內也以其秦人之弟則不愛吾弟則愛之愛與不愛是皆自我者也告子謂之以我為悅則具矣吾之長者吾長之楚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自我者也告子又謂之以長為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炙與吾之炙雖不同而嘗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者也云炙宜與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為炙是也秦楚所以喻外也

孟子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亦以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季子曰公都子曰

酌則誰先

季子曰酌酒則誰先酌

鄉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季子曰

敬者兄也所酌者知人也如此

孟子

公都子無以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

告子上

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

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使

答季子如此言命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

也循敬所在而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

敬之猶飲食於人所疏孟季至是亦在外也正義曰此

欲豈可後謂之外也章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時

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猶若告子以為

義外故問孟子第子公都子曰何以謂義為內也曰行吾敬

也鄉人長於自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鄉人之有長

於已之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已之兄

也酌則誰先季子又問之曰如在筵則酌酒先酌誰曰先酌

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酌鄉人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

非由內也季子又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酌在鄉人是所長

在彼是義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出之也公都子曰不能答以

告孟子公都子於此遂無言以應答而乃告於孟子孟子

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謂公都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彼季子將曰敬叔父則問之曰弟為主則誰敬彼季子將曰

弟在位故敬之也子亦與之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亦以在賓

孟子使

公都子

季子

孟季子

告子

公都子

孟季子

孟季子

孟季子

孟季子

孟季子

孟季子

孟季子

孟季子

孟季子

孟季子

孟季子

孟季子

孟季子

孟季子

孟季子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公都子道告子以為人性在化無不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

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公都子

子曰或又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曰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興之起民皆好暴亂或

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三象以

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

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矣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公都子曰告子之定其論如此今孟子曰性善者謂之善

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性善者謂之善然則彼之所言皆為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

性善者謂之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感之情情從性性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昔為不善者非才受

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

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

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

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仁

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鑠我也求存之則可

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

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

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善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

下愚不移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不謂童昏也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也疏 公都子曰至懿德正義曰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趨焉下自懸賢愚行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者也公都子曰至然則彼皆非人者公都子問孟子以謂告子言人之性無有善亦無有不善但在人之所為如何耳或有謂人性可以為善又可以為不善但在上所化如何耳如此故文王武王興起常以善養人則民人皆好善至幽王厲王興起常以攻暴虐於民則民亦皆好其暴亂或有人又謂人有性善有性不善非在所化稟之於天而已如此故以堯帝之為君而有象之傲為臣以警瘦之頑為父而有舜之聖為子以紂為元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為臣今孟子乃曰性皆善是則彼告子與或人之言者皆不是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至好是懿德孟子言人之乃順其情則皆可以為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為不善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其所以為不善者乃自汨喪之耳故言非稟天才之罪也且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性曰情曰才蓋人之性本則善之而欲為善者非性也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為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為情而情者未嘗不好善而惡惡者也其不欲為善者乎而才者乃性之用也而才者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者以貫乎之其有不能為善者乎此孟子所以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智也者說於前矣蓋以惻隱蓋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心也人能順此而為之是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即善也然而仁義禮智之善非自心銷鑠我而亡之也我有生之初固有之也但人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而存舍而弗求則亡之矣然人所以有善有惡其善惡相去之遠或相倍蓰或至若千可計其多少如此之絕遠者是不能自盡其性才者也言才無有不能為善者矣但不

能盡其才而為之耳故詩人雅於民之篇有曰上天之生衆民有常則有所法則民之秉彝其常善故好是懿德而已所謂常心善也所謂善即美德也抑不美德者即仁義禮智是也孔子嘗亦云為此詩之人其能言道者也故言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也然所謂物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臟

六腑九竅連之於君百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
則者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
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由此觀之孟子所以言至此
者豈非人性皆善者邪故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也能秉
其彞是謂才也如是彞德是謂情也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
是彞德是能順其情以為善而才從之者也。註紂與微子
比干有兄弟之親。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微子啓者微子
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又云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
是知有兄弟之親矣。註大雅蒸民之詩。孟子曰富歲
。正義曰此蓋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文也。孟子曰富歲

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

暴惡也非天降才性與之異也今夫粃麥播種而

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

之時皆孰矣雖有不同則他有肥磽雨露之養

人事之不齊也粃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粃言人性之同如此粃麥其不同者人事雨露有不

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

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

舉相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獲我知其不為貴

也獲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亦獲者猶不更

作簞黃草器也以獲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

得我口之所者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

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

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者者指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

惟耳亦

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目故曰口之於

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

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口心所同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疏

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子曰至我口正義曰此章言人稟性但有好憎耳目口心所

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麩麥不齊雨露使然者也孟

子曰富歲子弟多賴至猶芻豢之悅我口者孟子言豐熟之

年凡人之子弟多好善賴善也凶荒之年凡人之子弟多好

暴惡然而非上天降下才性與之殊異也而其所以由飢寒

盜賊起於貧窮是也且譬夫今之大麥也人播種而獲鋤之

其地高下以同藝殖之時又同淳淳然而生長秀茂至於日

至可以收割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為不熟者則是地有肥

薄與雨露之不均而人事之所加有不齊也故凡物有同其

類者皆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為不然雖聖人亦則與我

同其類者也故龍子之賢人有曰人不知天下人之足而為

草履者我知其天人之足則同也故曰之於食味人有同嗜

好也

其有所同好者焉耳之於聲以其有所同聽者焉目之於色以其有所同美者焉至於心獨無所同亦如是乎言人心性亦若口耳皆有同而無異也然人心有所同然者何也是謂理也義也唯聖人者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曰理義之有喜悅於我心者如芻豢之味有悅於我口耳蓋理出於性命天之所為也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為也而理義又出於性命天乎天故為天之所為也天之所為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理焉如此豈非其理有出於性命者乎人能存其性命而不失之者是所謂有其道德也故為人之所為者非其義有出於人心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義有焉如此則豈非其義有出於人心者乎合而言之則性命道德是為理義雖是理義出於性命道德者耳○註麴麥至薄也○正義曰釋云麴麥大麥也又短粒麥也詩云貽我來麴此蓋周頌思文之篇言后稷配天之詩也○說文云硤石地名也○註易牙為知味○正義曰案左傳云易牙齊桓公大夫也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是易牙為知味者也○註師曠為知聲之妙○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已說在離婁篇首左傳杜氏註云晉樂師子野者是也○註子都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正義曰案詩國風山有扶蘇之篇文也註云都世候番劉校

孟疏十一上

范元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之美好者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色不往覩子都反往覩狂醜之人凡此是知子都為美好者也○章性曰芻豢養曰豢○正義曰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豢是其解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告子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且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野息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日非山之性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乎

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存在也言雖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自長仁義乎且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

豈也豈希言不遠也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措亡之矣措之

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

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且晝日晝也其所為萬事之所息也措之反覆則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故

見其禽獸也行以為未嘗有善性此非人之情也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

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

謂與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

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

知其獨獨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

正義曰此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

山木茂人則稱仁也孟子曰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者孟子

子言牛山之木常為秀美矣然以其為郊國之外也殘之以

斤斧之伐可以為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之則不可為美

也雖為斤斧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長息雨露之所潤澤非

無萌牙絲藥生焉奈何萌藥既生而牛羊之畜又從而收養

於其間是以牛山若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

無草木以為牛山未嘗有材木焉是豈牛山之性無草木哉

言牛山之木常有其材木耳其所以無之者但斧斤牛羊從

而殘滅之矣言雖存在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然入之所

以放去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斧斤之伐於牛山之木也

是日曰而伐滅之可為美材乎言不可為美材也言牛山曰

夜之所息長草木與人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不遠

矣以其牛山日夜所息長草木莫不欲秀我為美而惡其斧

斤牛羊殘害之為惡也人之平日之氣尚未有自利欲涓之則

氣猶靜莫不欲為之善也而惡為之惡也但人平日之氣則

其日晝之所為利欲有以撻亡之矣平日則未至於晝日晝

所以為日之中矣且人於平日之時其氣靜未有利欲事緒

疏

孟子曰牛山

以動之則未必不善矣以其善固存於此時也亦如牛山曰

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牛羊殘害之則未必不善矣以其前

藥生焉而美固已有矣奈何斧斤牛羊又從而殘滅之亦若

日晝所為利欲以撻亡之者焉撻手扼也利欲之制善使不

得為猶若之制手也撻之反覆其情緒不一則夜於平日之

氣不足以存既不足以存而為利欲萬緒撻而亡之則其遠

異於禽獸之行不遠矣以其近也人見其為禽獸之行若而

為未嘗有才性焉是豈人之情為如是或言非人之情也言

人情本欲為善矣其所以終而為者但利欲從而撻亡之矣

故苟得其所養無物不長苟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山苟

則無物不長矣如牛山苟為牛羊從而收之與日晝所為一而

若亡之是失所養者也其則無物不消矣孟子又引孔子云

管子

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徇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

所向之鄉惟獨心為若是也凡此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

但當有常操而存之者矣○註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

蓋亦以理推之必自可見故傳所謂齊景

道於牛山之上是亦知之為齊之山矣 孟子曰無或

乎王之不智也

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雖有

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

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

有萌焉何哉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温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

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今夫弈之為數小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博也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枝

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

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

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

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

然也有人各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

候番劉校 孟疏士下 鄉林重校 三 王進富刊

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孟子曰無或至非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

疏然也○正義曰此章言弈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

由能成者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至非然也孟子言

時人無怪齊王之不智也以其孟子不輔佐之故云之此言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如一日温煖以暴之乃十日寒凍以殺

之是以未有能生者也雖有能生之者然於我見之亦少矣

我自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姦佞諂諛齊王者至多矣然而我

尚如有心欲使王萌而為善是如之何哉孟子言之以此者

蓋謂吾君不能者是謂賊其君者也所以言時人無或乎王

之不智也當輔佐君為之而已孟子輔佐齊王既退而姦佞

之臣又陷君於為惡故有激而云此也蓋天下易生之物譬

齊王以為為善也一日暴之喻孟子一人輔之齊王也十日寒

之喻姦佞臣之衆陷君於為惡也陷君於為惡者如是之衆

則齊王所以不智也喻未有能生者也今夫譬之弈秋但為

技數雖小技如不專一其心致其篤志則亦不得精也是故

弈人名秋者通一國皆稱為善能弈者也使秋誨其二人弈

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弈秋之言是聽一人雖聽之其一心以

為有鴻鵠之鳥將至乃思援弓繳矢而射之雖與皆學夫弈

秋然亦不若其專心致志者精矣為是弗若之者非謂其智

弗若也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弈秋之誨故也此所以曰為
是其智弗若與繼之曰非然也言不然也孟子所以引為此
者蓋謂齊王如能專心致志惟賢者是聽則孰不與王為善
乎柰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是聽但為姦臣之所諛佞所
以如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矢而射之者故弗若彼之精而
遂不為善矣然則時人亦不可謂齊王不智特當輔之而已
然既輔之亦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
以既退而尚如有萌焉柰何終輔之而齊王姦佞諂諛之眾
而不能聽從為善耳此故以弈秋喻已而以鴻鵠喻姦佞其
一以為有鴻鵠思援弓繳而射之喻齊王雖聽已之言然不
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註弈博也至不得也。正義曰
案陽貨論語第十七之篇云不有博弈者乎而解弈為博也
說文云作簿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曾作簿圍棊謂
之弈說文弈從升言速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圍而相
殺故謂之圍棊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註有人名秋
善弈。正義曰案傳記有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有過者止
而聽之則弈敗坐汨之也又云疑首天下之善弈也有鴻鵠
過穹狐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

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熊掌能

喻義魚以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

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

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

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

患者何不為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

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

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為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

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

候香劉校

王疏十二下

卿林重校

四

王佳富川

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有不用不用苟生也

也有甚於生者我其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行道者能勿喪之也**一單食二豆**

奚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噤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噤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人之賦者得此一器

噤爾不道噤爾不吐噤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人之賦者得此一器受也踴躍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潔之亦由其賤已故不肯不文

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也

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言一單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則有禮義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三不為

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

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

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

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者不

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為此三者為之是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疏孟子曰魚至

義曰此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單食萬鍾用有輕重縱

被納此蓋遠其本凡皆然君子則不為所以殊也孟子曰魚

我所欲也至矢其本心者孟子言魚之為味哉之所欲者也

熊蹯之味亦我所欲者也然而魚與熊蹯二者不可兼得但

捨去其魚而取熊蹯也以其能踏之味又有美於魚也魚在

水之物能踏在山之物欲在水不可兼得於在山者在山以

不可兼得於在水者故為一首不可兼得也魚所以喻生也

能通所以喻義故曰生亦能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然而生與義二者亦不可兼得之但捨生而取義也以其義又有勝於生也如勇士不為其死也定舍生而取義也然而生亦為我仁是皆以義有勝於死也定舍生而取義也然而生亦為我心之所惡疾者其以所惡於死也定舍生而取義也然而生亦為我心之所惡疾者其以所惡於死也定舍生而取義也然而生亦為我

而行之也今人之惡者無有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
不擇而為之也蓋可以得生可以辟患者皆是不義也故不
為苟得故患有所不辟也者是有義也由此言之則生而
有不用也是不苟生也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不苟為
惡以辟患也如此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者有甚於死非獨
賢者有此心也人皆有此心也但賢人能常存之而勿喪亡
之耳蓋所欲有甚於生者是義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是不義
也且以一簞所盛之食一豆所盛之羹得而食之者則養其
生不得此而食者則餓而死然而嘔爾吐咄而與之雖行道
塗之中凡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蹴爾踐蹋而與之雖乞
丐之賤人且以為不潔而不肯受而食也言萬鍾之祿則不
責辨禮義而受之者雖萬鍾之多然於我何足為益焉於我
何益以其已身不能獨食之也己不能獨食則為宮室之廣
美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已如是則向日不得
簞食豆羹則身死尚不受今乃為宮室廣美供奉妻妾與施
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受為之如此是亦不可以止乎言此可
以止而不止者也是謂失其本心者矣是忘其義者矣故本
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亡此本心耳○注熊蹯○正
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宰夫肺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裴
駟註云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註鍾量器也正義曰齊大
候審劉校
孟子曰至而已矣
孟子曰至而已矣
孟子曰至而已矣

夫晏子云已
說在梁惠篇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

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不行仁義者不由路
不求心者也可哀憫

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其心者惑也學問所

以求
孟子曰至而已矣
孟子曰至而已矣

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仁者是人心也
是人人皆得而行之者也今有人乃舍

也義者是人之路也是人人皆得而行之者也
今有人乃舍去其路而不行放散其心而不知求之者可哀憫哉且人有

雞犬放之則能求追逐之有心放離之而不求追復然而學
問之道無他焉但求其放心而已矣能求放心則仁
子血子

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

也

無名之拍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

秦楚為拍之不若人故也

拍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

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

事(疏)

孟子曰至不知類也。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小不也。知其要憂指也。心不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孟子

子曰至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言今人有第四指為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且非疾痛有妨害於為事也。如有人能伸者則

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之以為惡其指之不若人也。且以無名之拍為無用之拍則耻惡之不若人其心不若人則不知

恥惡之是之謂為不知其類者也。荀子云相形不如論心。同其意也。蓋云秦楚者以其秦楚相去最為遠者也。故取為已

言拍也尚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况心即在於已為最。孟子

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

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

梓哉弗思甚也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

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

哉不思之甚者也。孟子有是以言之歟。疏也。孟子至其

曰此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以

識未達者也。孟子言桐梓之木方於可拱把之時人誠欲其

生長皆知所以灌溉而養之者至於已之身而不知以仁義

之道養之者豈人之愛深其身反不若桐梓之為急哉。但人

弗思付之而已故以此。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

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身不愛焉則無

尺寸之膚身不養也

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善否皆

在己之曲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

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小則害大良幾則

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令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故也。

有場師全其梧櫟養其棘棘則為賤場師焉。場師治場園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櫟檟梓皆木名。棘棘小養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其一指而失其有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歸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亦以懷其道也。

疏 孟子曰人之於身至膚哉。正義曰此章言養其行也。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者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至於已取之而已矣。孟子言人之於一身也。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必兼有所養也。是則一身之中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愛焉。則亦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必兼所養而已。然而所以考究其有善其有不善者。亦豈有他哉。但亦於一已自取之而已矣。所謂顯其大體則為大人。從其小體則為小人。豈非已自取之謂乎。蓋孟子但云尺寸之膚者。則心在乎中。又有居特而言者也。且心為一身之君。所謂心為天君者也。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之謂也。言人既愛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愛焉。既養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養焉。所謂愛養心者。亦以仁義之道愛養之而已。人之已由矣。體有貴賤。至尺寸之膚。哉。孟子又言人體有貴亦有賤。有小亦有大有大於人之一身。合而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則謂之小。則耳。目。口。鼻。形。為一體。之賤者。小者。言人之於一體。不可務愛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也。如養其小者。則為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為之。大人。以其耳目口鼻形五者。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道。俱存於其間。是以養心者為大人。君子養其口。目。口。鼻。形者。以利慾為小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也。今有場師治場園者。如舍其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必兼有所養也。是則一身之中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愛焉。則亦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必兼所養而已。然而所以考究其有善其有不善者。亦豈有他哉。但亦於一已自取之而已矣。所謂顯其大體則為大人。從其小體則為小人。豈非已自取之謂乎。蓋孟子但云尺寸之膚者。則心在乎中。又有居特而言者也。且心為一身之君。所謂心為天君者也。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之謂也。言人既愛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愛焉。既養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養焉。所謂愛養心者。亦以仁義之道愛養之而已。人之已由矣。體有貴賤。至尺寸之膚。哉。孟子又言人體有貴亦有賤。有小亦有大有大於人之一身。合而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則謂之小。則耳。目。口。鼻。形。為一體。之賤者。小者。言人之於一體。不可務愛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也。如養其小者。則為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為之。大人。以其耳目口鼻形五者。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道。俱存於其間。是以養心者為大人。君子養其口。目。口。鼻。形者。以利慾為小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也。今有場師治場園者。如舍其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櫟山樹。

也。積棘小酸棗也。梧櫨可以為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之才也。是賤才也。此所以喻養體不養其貴者而養其賤者也。又如養其一指之小而失其有背之大，則為狼疾。籍亂而不知醫治者也。此所以比喻養體不養其大者而養其小者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者矣。無他，是為其養小而失其大也。如飲食之人，亦無有失其養大則口腹豈但肥長適尺寸之膚為哉？言是亦懷仁義之道者也。○註：櫨，積棘為桐梓酸棗正義曰：說文云：梧，櫨山楸。又云：楸，梓也。積棘，小酸棗也。是所以云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慾情慾。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言人何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

侯喬劉校

孟疏十二下

鄉林重校

九

陸四

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

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夫其道而有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惡則不能奪之而已矣。

疏

公都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

名為大人，或有名為小人者，是如之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孟子答之曰：從事於大體而以仁

義養其心，是從其大體；故謂之大人也。從其小體，以利慾養其耳目之官，是從其小體；故謂之小人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未曉，故問之曰：既皆是人

也，或以從養其大體，或從養其小體，是如之何？曰：耳目之官，至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又答之曰：人有耳目之官，不以心思主之，而遂蔽於著慾之物，既蔽於物，則已亦已矣。夫已矣，失則是亦為物而已。是則物交接其物，終為物引之，喪其所得矣。惟心之官，則為主於思，如心之所思，則有所得而無所

我者所以先與立其大者則心具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
斯不能奪之矣小者則耳目是也是以爲之大人而已矣蓋
耳曰主視聽是也爲官者也心曰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
其亦主思故亦爲官矣荀子云心君也房中虛而治五官者
也是以心思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耳目不爲利慾之所
蔽故所以從其大體而爲大人也彼小
人者以其不思而爲利慾所蔽故也

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
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以德古之人脩其天爵而

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人爵從之之人爵自至

得仁爵棄天爵終亦必亡而已矣棄善忘德疏孟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
人棄天道之思也惑以招亡小人之事者也孟子曰有天爵

者至終亦亡之而已矣孟子言有所謂天爵者有所謂人爵
者仁義忠信四者又樂行其善而不厭倦者是所謂天爵也
自公卿大夫者見所謂人爵此孟子所以自解之也自古之
人脩治其天爵而人爵自然從之如舜耕於歷山樂取諸人

以爲善而堯自然禪其祿位是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
又如伊尹之徒亦見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
其人爵而又棄其天爵則蔽惑之甚者也如登龍斷以罔市

利乞墻間之祭者是其類也此孟子所以指今之人而言也
如此者終亦必亡其其人爵而已矣
是故孟子所以有是言而勸識之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
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
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皆同欲貴

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可在己者謂義廣譽也凡人之所
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言卿之貴者也貧賤人又能賤
人人之所自貴也者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
他人不厭賤之也

飽乎仁義也所以不賴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

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

者鮑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文繡也

梁公膏梁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此章言所貴在人身不知求膏梁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

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至文綉也孟子言凡所願欲其貴者出人所同其心也

人皆欲之也然而人人有貴只在其已者但不思之耳凡人

所貴者非是良貴也良貴者不以爵而貴者是謂良貴如下

文所謂仁義廣譽者具也且以趙孟晉卿之貴趙孟晉卿

然而趙孟又能賤之是人之所貴者非為良貴也此孟子所

以引而喻也以其趙孟者即晉襄公之臣趙盾者是也是為

晉卿然入為晉卿出則為盟主是謂貴矣奈何其賢則不及

趙襄其良則不及宣子則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賤

邪故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有云

既醉之以酒既飽之以德是言飽乎仁義者也是亦所謂德

將于醉之意同謂德則仁義是也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

之膏梁之味乎案禮云公食大夫則稍梁為加膳則膏梁味

之至珍者也然而不願人之膏梁則以仁義為膏梁今聞廣

譽之名聲既施飾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案詩以一裳

為顯服則文繡為服之至美者也然而不願人之文繡則以

令聞廣譽為文繡也蓋今聞者以其內有仁義之德則人特

不特見而善之又何以聞而善之者也故云今聞令善令善

也聞名聲而人所聞之也廣譽者亦以內有仁義之德則不

詩大雅既

之篇言飽德

孟子曰至

文綉也

孟子曰至

文綉也

孟子曰至

文綉也

孟子曰至

文綉也

孟子曰至

文綉也

孟子曰至

文綉也

孟子曰至

文綉也

孟子曰至

文綉也

孟子曰至

文綉也

孟子曰至

文綉也

勝仁此又與於不為仁者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為仁者
也其亦終必亡其仁矣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
不仁也今之為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為仁而望民多於鄰國
以羊易之仁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
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吾孟子所以有激而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

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美稗夫仁亦在乎熟之

而已矣稗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美**疏**正義曰此

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美稗是勝是以為仁以

其成也孟子言五穀者是天下種之美者也苟五穀不成則

不勝美稗之所奮夫仁者亦天下道之美者也苟為仁不成

則不勝不仁之所害故云夫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

前章相類亦若宣有愛牛之仁而功不至於百姓深惠有

移民之仁而民加多於鄰國是為仁不成之過也五穀已

說於前矣云美稗者即未中之莖草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

學子者亦必志於毅羿古之善射者毅張弩法也的者用

候審劉校 孟十二下 十一 曾堅

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攻

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

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疏孟子

矩○正義曰此章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殺張規矩以喻為

仁學不為仁猶是二教矢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羿為善

射者其教人射必志在於勢勢者張弓也張弓以其力分之

所至處也言羿雖善射其教人亦必或之於力分之内也大

匠為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為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為圓

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以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

誨人亦必求之於法度内也羿教人既求之於力分之内則

學之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内矣大匠誨人既求之於法度之

内則學之者亦必求於法度之内矣然必皆求於力分之内

者以其力分所不到則射亦未如之何矣法度者亦如是矣

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耳如皆不求之於力分

之内與法度之内則於道終亦不得矣○註羿古之攻射者

與匠為攻木之工者○

正義曰此已說於前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為下卷者也此卷十有六章其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徧殊從其大者二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由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三章言生之勝下一體而分當親而疎然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四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五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道身見之儀亢谷不差其六章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七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八章言招携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為上戰勝為下九章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賦民以往其餘何觀十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十一供貢下富上尊十一一章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十二章言民無信不立十三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繫十四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十五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十六章言學而見賤耻之大者教誨之方或析或引凡此十六章合上卷二十一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六章矣

候香劉校

三五疏十二上

鄉林重校

一

卷四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

問二者何者為重

曰禮重

答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

重如上也

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任人難屋廬子

云若是則必待禮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

孟子

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為不可答也

不揣其本而

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

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

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

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

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終矣也樓

牽也處子處女也則疏任人至樓之乎正義曰此章言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色為後者也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

屋廬子答之以為禮重屋廬子又答之以為禮重曰禮重

禮二者孰重曰禮重屋廬子又問色與

飢餓而死至必親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則

飢餓而死不待禮而食者則得其食而不見飢餓必待以禮

然後食乎任人意以為不待禮而食也行親迎之禮則不

得其妻不待親迎之禮則得其妻必待親迎之禮任人意又

候番刘校 孟疏十二上 二 蔡順

以為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

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

所謂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

戶凡此是也今任人不知此為重故以食色並而問之屋廬

子不能對明日之鄰以告孟子屋廬子未有言以答應故不

能對任人之問乃明日往鄰國以任人此言告於孟子孟子

曰於是答也何有至則將樓之乎孟子見廬子不能答此言

乃而嘆之曰答此之言何有難乎何為不可答也言凡物有

常如不揣量其本但齊等其末則雖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

樓岑樓山之銳峯也此乃齊等其末而不量其本之謂也言

雖可謂之一帶鉤之金與一車羽毛之謂哉是亦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之謂也以其揣之以本則方寸之木不能過於岑

樓一帶鉤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揣其本則取食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喻之何啻食為重也取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為色重也如此是猶積累方寸之

木可使高於岑樓積疊一車之羽毛可使重於一鉤金也是

則任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為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

人誰不以食為重也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為重也

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曰終矣其

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終戾之則不得其食則將可

以終身兄之臂平踰越東家之牆而牽其處女則得為之妻
不牽之則不得為之妻則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
故以平言之所謂東家則託此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
亦有西南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註
任國○正義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
孟子于魯鄒之限○註岑樓山之銳嶺○正義曰釋云山小而
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知為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也○曰
樓亦取與重高之意也○註云處女○正義曰亦鄰家也

曹貝父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文
曹貝父之弟父召也○答曰然言言人
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

尺今文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皆長而聖今文亦長僅
但食粟而已當如何何
曰美有於足亦為之而已矣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
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

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
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
十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鳥獲占之有力人也能移粟千鈞
人能舉其所任是為鳥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

哉但不
為之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
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也弟順也人誰不能
徐行者患不為為也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人所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之言仁義之言堯之孝悌之
行桀服誦詭非常之服行言不仁義之言桀之行

為堯以堯為桀
曰父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
告子下

而受業於門

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

曰夫道若大

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

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館學也

疏

曹交至餘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求

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曹交曹君之弟也姓曹名交然曹交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為堯舜二帝有諸否乎孟子曰然孟子答之以為誠如是也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又言交嘗聞文王身長十尺湯王身長九尺今交身亦長九尺四寸但獨食粟而已當如何則可以為堯舜曰奚有於是至是桀而已矣孟子答之曰何有於此言之謂乎言非論身長短之謂也所以為堯舜者是亦為之而已且託今有人於此其力不能舉任一匹大之離小則為無筋力之人也今又曰能舉任三千鈞之重則為有筋力之人也如是言之則能舉烏獲千鈞之重任者此亦足為烏獲之徒而已矣且夫入豈以不能舉勝一匹大之離小為憂患哉但不為之耳如用力舉之則勝矣以言人之所欲為堯舜者豈患其不能為

候番劉校

孟疏十一上 鄉林重校

四

陸

之執亦但不為之耳且以徐緩而行後於長者是謂之弟順急疾而行先於長者謂之不悌順夫徐緩而行者豈凡人所不能如是哉但所不為徐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而已子今若身服堯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有法度所行則行堯所行之迹以其行不淫虐如此是亦為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桀非常之服口誦詭儒之言所行乃行桀淫虐之行如此是亦為桀而已矣交得見於鄒君至於門曹交聞孟子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鄒君可以因而假館舍願留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夫道若大路至餘師孟子乃答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行也豈為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自能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願受業於我孟子所以答之此者蓋為曹交欲挾鄒君而問是挾貴而問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教誨之謂也○註鈞三千斤○正義曰已前篇說之矣○註烏獲有力人也正義曰案皇甫士安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公孫丑問曰也孟子假是而開關曹交之蔽而已矣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

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高叟之

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鬪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

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感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問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

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然之意也伯奇仁人而公虐之

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然之辭也重言三回

傷高叟不達曰凱風何以不然詩曰凱風凱風之也公

詩何以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

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

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凱風言其慰母心

并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也而曾不問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益

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然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

道也故曰不孝磯敷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

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下殆無曰孝之至矣

之不可以已也知高疏公孫丑至而慕。正義曰此章言

聖幾小弁為不得矣疏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

通於親當親而疏怨莫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極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之詩也高子齊人也公孫丑

問孟子曰高子有云小弁之詩是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孟子曰又問孫丑以謂高子何以言為小人之詩曰然孫

丑又答之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又至為詩

管子下

意之其者也曰凱風何以不然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風亦豈子之詩也何以獨不然凱風卽風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至五十而慕者孟子又答之曰凱風之詩是親之過小者也小弁之詩是親之過大者也以詩觀之有曰何享于天哉罪何向是則然以責已爲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慕之是益疏其親也親之過小而怨之是對其親也是謂以母不可以殘激之者也是親之過大者以責幽王信褒姒譏言疏太子宜曰之親非特放之又將以殺之是以小弁爲太子之傳作焉而著父之過爲大者也親之過小者以真先王制禮夫死妻穉子幼然後其妻與適人今七子之母則非穉齒子幼者也乃反不安其室而欲去嫁是以凱風美孝子以著母之過爲小者也故曰益疏其親而不怨慕之者是不孝者也謂父母不可激之者是亦不爲者也云云蓋流而激之若微切以感激之以幾諫者也譬如石之激水順其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又引孟子有云舜其爲至孝者耳以其但亦五十之年尚能慕親矣孟子又引以此蓋謂至孝則當然慕之也然則小弁之怨安得謂爲小人乎宜高行所以見請於吾孟子矣○註伯高仁人而公虛之至何處

于天○正義曰按史記云幽王嬖愛褒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宜曰以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後立爲平王曰后并去太子宜曰推之則伯高宜曰也故小弁之詩註云者是宜曰者也以此推之則伯高宜曰也故小弁之詩註云幽王娶申女主太子宜曰又取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曰將殺之故也○凱風至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正義曰凱風美孝子之詩也云莫慰母心者註云慰安也言有子七人無以安母之心也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者註云瑾路塚也箋云相視投之行道也視彼人將小兎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瑾之成其瑾者言其心所不忍也

宋桓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宋桓桓八名桓學士年長者故謂之曰吾聞秦楚構兵

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

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子

告子下

敬宋輕自稱其名曰軒不曰我將言其不利也輕曰

取詳問其指欲如何說之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王言與兵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

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

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

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

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

曰先生志說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二

從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

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

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

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

王若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以仁義之道不忍與兵三

仁義相接可以致王疏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

何以以利為名也疏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

石立曰先生將何之宋輕宋國之人姓宋名輕孟子尊老之

國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

將有遇焉宋輕曰孟子曰我聞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楚王

說而罷之如楚王不悅我將又見秦王說而罷之秦楚

故自稱名曰軒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說之將如

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輕答之曰我將說之以言其與

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至向必曰利孟子又答之

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名號則不可用也先生今以荆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悅於利是必罷三軍之眾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之眾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百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利也為人臣者苟懷抱其利以奉君為人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又懷抱利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終皆去仁義之道特懷利以相接待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接待然而不自去仁義之道言必亡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道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去三軍之眾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君為人子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父為人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乃去其利而抱仁義相親待也既懷抱仁義而相接對待則父子君臣兄弟兄弟如以說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於一身為仁義則其利至於王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牼事其秦楚讓其欲以利說秦楚也。註宋牼宋人名牼。正義曰案荀卿非十二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為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敷感愚眾是宋鉞也揚億云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桓到同時

孟子作宋牼輕輕鉞鉞同口莖反是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

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

而不報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

子受之而不報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而不答之也他日由鄒之

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言曰

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

子為其為相與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

隙也俱言一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氏之處儲子為相故輕之邪 曰非也言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

不成享也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尚書若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

傳下

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
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

廬子曰季子未得之鄰儲子得之平陸
義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為若之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

而境至鄰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國中但遇交
越為其不尊賢故

禮甚而不見之也疏孟子居鄰至平陸正義曰此章言
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

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者也孟子居鄰至而不
報言孟子居鄰國季任為任國居守者也以其任國之君

朝會於鄰國季任為居守其國也季任為居守以幣帛之禮
以交孟子孟子受而不答孟子為齊卿相之時居處於平陸

齊之下邑儲子為齊相以幣帛交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答
他日由鄭之任至不見儲子言孟子異日自鄭之任國乃見

其季子自平陸往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至為相數
屋廬子見孟子於此二人見與不見故喜而言曰連於今日

得間隙與夫子為語矣故問孟子曰夫子往任國乃是季子
往齊國乃不見儲子是為其儲子為齊相故欲輕之樂曰非

也至為其不成事也孟子答之曰非為其為相故不見而輕
之耳以其尚書洛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

如儀不及享獻之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
但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以我不

見諸子者為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我所以受之幣而不見
答也屋廬子悅至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故問孟子言而喜

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此洛誥云是何之謂屋廬子答
之曰季子以其守國故不得越境親至鄰國見孟子故但以

幣交孟子孟子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為齊相得循行國中
可以親至平陸見孟子然以不親見之但亦以幣交之是其

不尊賢者也是所謂儀不及物為不成享也孟子所以之齊
故不見而答之也註任薛之同姓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

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社頡云薛任

姓也齒列也是知薛與任為同姓也註尚書洛誥篇云
正義曰此篇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此洛

誥之篇也孔安國云既成洛邑將欲成王告以居洛之義也
云享多儀至惟不役志于享若案安國傳云奉上謂之享言

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於禮物惟曰不奉上矣
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

淳子

見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

如此乎淳于姓鬯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

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亦於民上孟子曰居下位

不以政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

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

同道其趨一也伊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貢人雖異道

一者何也鬯問一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仁而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

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魯繆

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州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也

二人為師傳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二其七地者多若是

賢者無所益於國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

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歟孟子云一日里奚所

無賢國亡何但得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

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鬯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

則鬯必識之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

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淇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邑是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劫其哭鬯曰

是也。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見也。必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云。

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孟子言孔子為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膊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沙，言不欲為誠，欲急去也。眾人固不識君子。疏：淳于至不識也。正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淳于冕曰：至固如是乎？淳于冕齊國之辨士也。淳于冕問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言名生於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

治國濟民，則名利在所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則功利在所後。故後名實者為自為。今夫子嘗處於三鄰之中，而名實未加及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如是乎？冕之意以為仁人必不如是也。故以此譏之。蓋名實未加於上下，以其上無以輔佐君而治國，下無以惠澤而濟於民也。孟子曰：至其趨也者，孟子乃答曰：居臣下之位，不肯以賢而奉事不肖者，是伯夷也。所謂伯夷，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於桀，若伊尹也。所謂伊尹，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是矣。不耻能洗我哉。既窮而不問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子者，雖進退之道不同，然其所愛則一而已。昔何也？冕又問：孟子所謂其德一者，是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又答曰：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三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夷之仁，則見於必退，以為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為任。下惠之仁，則見於必退，亦不必退，而為和。如此，則君子進退行止亦爾。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為仁也。孟子所以引此三子而論者，蓋謂之去齊是亦伯夷之情也。且亦有益於國也。故曰：魯穆公之時，公儀休為執政，公儀子為政，至無益於國也。冕又曰：魯穆公之時，公儀休為執政，公儀子為政，卿孔伋為師，傅之臣，而魯國為敵國，所侵削益甚。如此，是實

者不能拯救之是賢也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不用百里奚
而云至何可得賊者孟子又答之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
而云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為霸是則不能用賢則國云
矣何特止於見削歟曰削何可得歟蓋百里奚知虞公之
不可諫而去之秦而魯公釋其囚獲之以國政號曰五羖犬
夫是其事也又說於萬章首卷之末詳矣曰昔者王豹處於
淇上至識之者髡又曰往日衛之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
而西河之人又善歌齊之善謳詠者縣駒居於高唐而齊右
之人又能善歌凡此是皆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蓋
周祀梁皆死於戎事其二人妻哭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而
皆効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俗則有諸中必見
於外如無其功者髡未曾見之也如此是故無言者也有賢
者則髡必知之矣淳于髡所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
不能師公儀休也柳子思三子之道徒疑之以為不賢又以
此明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若是矣故引而言之
復譏於孟子淇水河西高唐齊右皆地名也曰孔子為魯司
寇至衆人固不識也孟子又答曰孔子嘗為魯國司寇之官
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播肉且不至
孔子孔子遂反歸其舍未及脫祭祀之冕而適亡國不知孔
子者以謂孔子不得播肉故為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

小九百三十一

孟子卷之二十一

十一

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子為司寇大夫之官
凡有祭則大夫之黨黨從君祭既從祭之禮有不備所以有
罪矣然則君子之所為者庸衆之人固不能識而知也孟子
言此者又有以譏謂髡之意謂言之去齊是亦君子之道也
豈淳于髡所識也○注淳于髡至然也正義曰案史記列傳
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
未嘗屈辱齊威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治委政
於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之左右莫敢諫淳于
髡曰國中有大鳥云云文恐煩更不具述○註髡曰魯繆公
至賢為正義曰云公儀休為執政之卿者案史記云公儀休
魯博士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
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
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
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織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
柳泄柳也檀弓云子柳鄭註云又柳魯敬仲皮之子子頌兄
也子思孔子似已說於前矣○註孟子云百里奚去國至賢也
正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三所去國霸者即經所謂知虞之
將亡而先去之相秦而霸其君是也云何但得削者如楊子
云或人問魯用儒而削雄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
敵於天下安得削亦是意也○註王豹衛之善謳至知之○

孟子下

正義曰云豹衛之善謳者註案衛詩以淇水在衛地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其北山東入河又晉世家云晉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衛國之詩也云高唐齊西邑案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祝河縣西北是也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案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龍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註云近莒之邑也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曰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杞梁之妻於郊使吊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室杜註云杞梁杞殖也華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公襲莒逐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註孔子為魯賢臣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燔肉不至者○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定九年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三年季氏將墜費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於是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定公曰怠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乎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能燔燂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此此魯國之南地也王肅曰燔祭肉也孔子因適衛矣

候香劉校

孟子一三

卯木重衣

一三

壹四四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